

春秋集註

十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齊傳王二月甲子

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泣盟莒子如齊泣盟盟于稷門之外

莒於是乎**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

奔楚傳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

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取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

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軀華登皇奄

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胡氏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大子與母弟為質

又求助於吳楚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臯也宋宜竭力少討之於內諸侯

宜竭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且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

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臯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

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臯不能致計曰出奔楚者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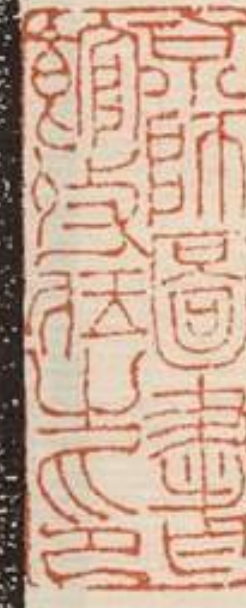
貶絕而亢不秉獎**大蒐于昌間**間公羊作

亂人之惡自見矣**大蒐于昌間**蒐○穀梁

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劉氏傳何以書譏爾大蒐于昌

間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

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咸強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



不與上下相與以樂熇憂也文王之時人
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
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
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
田之是務是以**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傳王
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子朝

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
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
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
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
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
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
使公御皆從將殺劉子單子王有心疾乙
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
立劉蚩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
羣王子**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于單氏杜氏註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速亂故
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
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
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
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
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
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
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
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
單子亡乙丑奔平時群王子追之單子殺
還姑發弱黻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
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
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
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

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劉氏傳何言乎王
室亂亂自內作者也呂氏曰不言京師亂
而言王室亂者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
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胡氏傳景王
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也劉子單子
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

以王猛居于皇

東漢註河南鞏縣有黃亭西北有湟

水○傳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
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
子使王子與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辛
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
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
鹹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
之辛未伐東圍○胡氏傳以者不以者也
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

野九

九

四七

來

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
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蚩單旗臣也
曷為能以王猛也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
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
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
八年矣猛與勾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
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
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
立以正則有猛以攝群下朝雖寵而不正其
寵其威不足以攝群下朝雖寵而不正其
分而後定者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強
其後嗣輕其宗社臯亦著矣○襄陵許氏
曰易曰王居無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
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當喪書
王而悼王以名繫之書志事春秋書法也

愚謂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者其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

明其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杜氏註王

城郊鄆今河南縣愚按河南縣乃周書洛誥所謂澗水東瀍水西為定鼎之地平王東遷即都于此而春秋所謂京師皆指此也。傳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胡氏傳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

乎曰君前臣名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

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戒愚按劉單輔猛苟能如諸葛輔後主冬十月王子猛卒杜則必不如是書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杜氏

註未即位不稱王雖未立周人謚曰悼王館于旅氏十二月晉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泰山孫氏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王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

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劉氏傳其謂之卒何未逾年之王也。謂之卒則可謂之薨。可則不。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傳：邾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履之，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翹于。癸丑，叔鞅卒。晉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傳：晉人執之書。人叔孫婁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

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乃弗與。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乃館諸箕范，戲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日盡矣。○蘇氏曰：執之稱行人，言非其臯也。晉人圍郊。傳：二師圍郊，癸卯庚戌，二師還。○東萊呂氏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爲無假於晉師，故使之間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胡氏傳：晉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臯自見矣。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傳莒子庚與虐

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及而立於

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

人納郊公○胡氏傳三代之得失天下也以仁與不仁而已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

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

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或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

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戊辰吳敗頓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眾矣

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父穀梁作甫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杜氏註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

屬壽州○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

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七

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

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躬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

子以臯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

餘帥左吳之臯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

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

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公羊傳
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
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泰山孫氏曰
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
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皆夷
狄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
之其言胡子鬣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
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胡氏傳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
戰曷為不書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
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
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親將蔡陳
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
或滅或獲其事不同也故揔言吳人以詐
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
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

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
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鬣沈子逞滅者
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或曰
滅或曰獲別君臣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
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
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
於亂自熄矣其義行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

子朝狄泉即僖二十九年翟泉杜氏註洛
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時在城外○
傳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圍誘
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
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
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庚寅單子劉子樊
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
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

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
闡丙寅攻崩崩潰○愚按踰年而稱天王
所居明天下之大君也書
尹氏立朝則其篡明矣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有疾上

文也○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取

也○胡氏傳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

晉而四不得入今此言有疾乃復殺取也

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之

好而不見納可恥之大者也以為恥然後

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

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

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

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疾有德慧術

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

弱無憤懣自強之心其失國

出奔死於境外咸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

也子子媯至自晉公羊作叔孫夏五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傳早丁酉杞伯

郁釐卒郁公羊冬吳滅巢傳楚子為舟師

夫晉犴勞王于豫章之汭王及圍陽而還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鐘離而

還沈尹戌曰士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葬杞

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

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公穀作倪大心公

羊作卅心後同。黃父即黑壤晉地。○傳

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

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

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嫠不恤緯而憂

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

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

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壘之取王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

之乃微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

會

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

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

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

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

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

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胡氏傳以王猛

兄弟之無寵劉單之屢敗子朝之衆尹召

南宮甘氏之黨疑多助之在朝也然黃父

之會十國無異議是知邪不勝正矣然

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諸侯之責何美之

有春秋以正。○有鸚鵡來巢。○

待人之體也。○有鸚鵡來巢。○

書所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非中國之禽也。○愚聞之邵子曰天下將

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

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

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

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

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

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

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

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

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

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鷁鷁來巢氣使之也
鷁鷁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
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
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越皆
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
亂則知鷁鷁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
也北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作揚。傳初季公若怨平子邠昭伯亦怨
之。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
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
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
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

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

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
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
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
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
孫臧孫以難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家
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
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
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
臣與聞命矣言若泄臣不獲死乃館於公
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
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
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父矣
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
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瀝
瀝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

弗聽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
馮戾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無季氏是無
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
叔孫氏也馮戾曰然則救諸陷西北隅以
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
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
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臯以出君止意如
之事君也不取不改公曰余不忍也公與
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
于陽州次止也○胡氏傳魯自東門遂殺
適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
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
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
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
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

四九

九

五五

與

一動而公子愁奔魯之群臣亦無敢忠於
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昭公不
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
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
以群小謀之其及也宜矣○杜氏曰陽
州魯境上不得入齊待命于境上也

齊
侯唁公子野井
野井齊地杜氏曰濟南祝
柯縣東有野井亭○傳齊

侯將唁公子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
寡人之臯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也齊
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
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惟命是聽君之憂
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
若祚君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
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欲伐季氏告子家

駒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父
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
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
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
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
焉昭公不從其言終伐之而敗焉走之齊
齊侯唁公于野井曰柰何君去魯國之社稷
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
事難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
大難矣加之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
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
君在外餒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
君不志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
拜稽首以社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
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

四九二

六九七

五

與

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
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
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
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
未之敢服有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
取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
有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先君之器
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
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
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
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
昭公於其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
哭以人為爲苗以幣爲幣其禮與其辭
遇禮相見孔子曰齊侯致餼饗之禮
矣石氏曰觀公羊齊侯致餼饗之禮
與昭公喪人之稱則其爲禮不誠其禮

為辭不哀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自闕歸

可見矣
平子平子
子孫不忘
亦傷乎

不死子以
逐君成名
子孫不忘
亦傷乎

謂若子何
平子曰苟
使意如得
改事君所

言子家子
命適公館
者執之公
與昭子言

於幄內曰
將安衆而
納公公徒
將殺昭子

伏諸道左
師展告公
公使昭子
自鑄歸平

子有異志
冬十月辛
酉昭子齊
於其寢使

祝宗祈死
十有一月
己亥宋公
佐卒于曲

棘曲棘宋
地杜氏註
陳留外黃
縣城在開
封雍丘

曲棘傳宋
元公將為
公故如晉
己亥卒于

曲棘胡氏
傳宋元意
如之外舅
也元公

夫人曹氏
生女妻意
如不此之
顧而求欲

納公是以
正倫恤患
為心而不
恤其私親

者也其賢
於當時諸
侯遠矣故
十有二月

卒其封內
而特書地
以別之

齊侯取鄆
公羊傳外
取邑不書
此何以書

直書齊侯
取之何也
齊不自取
而為公取

傳昭子

自闕歸

與公

與昭子

言

子

齊

於

其

寢

使

平

歸

於

其

寢

使

平

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註三月而

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言魯地也凡

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

至所以存公也○胡氏傳昭公失國出奔

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於

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

也

夏公圍成

從艾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

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

五千人買之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

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

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

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

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

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

有臯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

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

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

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

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

請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

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請息育于齊齊師

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

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

戰于汶鼻○泰山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

國內皆叛也○胡氏傳不書齊師者景公

怵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

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

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

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

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

修方伯連帥之職其臯咸具矣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

伯盟于鄆陵傳謀納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楚平王也冬十月天王入

于成周傳單子如晉告急七月王次于滑

王起師于滑辛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

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十一月辛酉

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

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

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

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

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定

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東萊呂氏曰河

南即郊鄆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

是為王城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溼水

西惟洛食者也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般

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溼水東

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

都成周○今按左傳則冬十二月入成周而

周杜氏於是年請城成周註云子朝之亂

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

周狹小故請城之則敬王定遷乃在三十

二年巳城之後也如高郵孫氏及胡氏皆

以成周即京師蓋未考王城成

周實不同所而誤以為一也

季朝奔楚

胡氏傳取國有五利寵居

季朝奔楚

胡氏傳取國有五利寵居

季朝奔楚

胡氏傳取國有五利寵居

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
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
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
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踈
薄子朝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
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爲羣小之
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爲人心之所
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
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卓子奚齊亦
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
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
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何休註
公羊傳云立子朝獨尹氏出奔并舉召毛
者明本尹氏爲首惡當先誅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傳吳子欲因楚喪

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
于上國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吳師
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
鱗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夏四月光
伏甲於堀室而身王鱗設諸寘劍於魚中
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吳公子
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劉氏傳親
弑僚者闔閭也其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
者衆弑君之辭也闔閭弑僚則曷爲以衆
弑君之辭言之闔也餘祭也夷昧也不與
子國而與弟凡爲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
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廢讓而毀義以成篡
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弑其君也○胡氏
傳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

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僚惡得為君故
稱國以弑者兵大臣之臯也大臣任大事事莫
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
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
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
退出於羣小閭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則將焉
用彼相矣此春秋歸臯
楚殺其大夫卻宛
大臣稱國弑君之意
梁作却 傳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馮將師為
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
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
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
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
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
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
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

禮三

九

六一

王

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
不往召馮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
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令尹盡滅卻氏之族
黨○劉氏意林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
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卻宛則有以
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臯也
○愚謂恃國人之悅已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
立於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春秋書卻
宛以為比之匪人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

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傳會于扈

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
取貨於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胡氏
曰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
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

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
序何也曰利於納公宋衛之大夫也受賂
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王略也又況成周
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
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襄陵許氏
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貶辭者以令
成周故也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匿
諸慝而存之此春秋之所以扶微而救亂
也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

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

晉次于乾侯乾侯晉竟內邑杜氏註在魏郡丘丘縣地譜今大名府成

安縣東南有丘丘故城。傳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泰山孫氏曰公比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若此。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夷狄乎。夏四月

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

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杜氏註以

侯至不得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傳齊侯使

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高張來唁

公稱主君○胡氏傳遣使來唁淺事也亦

書于經者鼻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

也公如晉次于乾侯傳子家子曰齊卑君

侯○許氏曰書次于矣君祗辱焉公如乾

乾侯復不見受也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杜氏註民逃其上

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

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胡氏傳公之出

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于潰

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於罟獲陷穽之中

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

堪所以潰與然則去宗廟社稷而出奔而

猶不惕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

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故書以為後世之

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穀梁傳中國

故也范氏註中國猶國中也○劉氏傳其

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

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

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

魯不可無公也○常山劉氏曰書公在乾

侯存公也君失其居在於乾侯而不得歸

-5 100 44 903" data-label="Text">

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鼻

-55 100 -5 903" data-label="Text">

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胡氏傳

-106 100 -55 903" data-label="Text">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

-157 100 -106 903" data-label="Text">

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

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武氏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臯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于其父武后安得間之而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為夏六月庚辰晉侯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去疾平秋八月葬晉頃公

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甲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平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乎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故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靈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

段實往敵邑之少卿也王吏冬十有二月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羊作禹○傳吳子使徐人執掩

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

伍負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常山劉昏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温君奔皆不名者強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邦可復豈可遽絕之哉惟徐子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乎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

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羊穀梁作櫟下同○傳晉侯將

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陸氏微旨曰季氏逐君之臣也晉不鼻之而反與之爲會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

夏四月

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

侯

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台諾衆

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

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
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
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
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臯之恐敢與知
魯國之難曰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
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
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
脅公不得歸○呂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秋葬
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

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羊作弓
吳氏詩補音

云古弓肱同音○濫杜氏註東海昌慮縣
○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
也○襄陵許氏曰邾快黑肱相
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

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杜氏註闕魯邑今按昭公之難叔孫如闕
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此魯
地而公取之也○呂氏曰取鄆取闕皆言
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
國之慮也

夏且伐越

於越也

傳始用師

秋七月○冬仲

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城成周

莒人下公羊穀梁有邾人○傳秋
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

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
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冬十一月
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已丑士彌牟營成
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
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
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
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穀梁傳天
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
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愚按杜氏註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
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故請城之則此乃
自王城遷都之時故因諸大夫
之城而以成周書以紀實也
十有二月

己未公薨于乾侯
侯傳公薨書曰公薨于乾
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乾

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
與之君死子外而莫之或臯也對曰物生
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
侯為日父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
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
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
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陵三后之姓
於今為庶王所知也

壯天之有道也昔成季友相之季也文姜之
愛子也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
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
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
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
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氏傳諸侯失國出奔者多矣昭公在外
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

而世權不重於季氏
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
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
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
臣皆季氏之乎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
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
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
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首月必書公在乾
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
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
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所書
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
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五八

六八

脈

春秋卷第九



